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吕氏兴衰/清秋子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8.1

(汉家天下)

ISBN 978-7-5559-0599-8

I.①吕… II.①清… III.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61524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45 000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(詹店镇)泰安路

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-2527860

序 汉家雄风今犹在

作家清秋子的长篇历史小说《汉家天下》第一部在出版之前,出版社编辑给我看了原稿,并嘱我写一篇文章加以评说。我却之不恭,于是遵嘱,在这里写一点读后的感想。

注意到清秋子的历史写作,是在数年前,我曾应邀为他所撰的历史人物传记《武则天》写过一篇短序,对他在写史方面的功力颇有印象。如今翻开他这部厚重的书稿,粗读一遍,感觉他的写作在数年间大有精进,已深得历史小说写作的堂奥。

《汉家天下》从“楚汉争锋”开始写起,作者用文学的形式表现了那一段金戈铁马的风云史。自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问世以来,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可谓家喻户晓,若想在史料基础上加以生发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故而初展卷之时,我不免替作者担心。然而在看过数页之后,便立刻放下心来——作者书写历史故事的才华,当下能及者甚少。

读此稿,令我印象深刻的,首先是书中人物的鲜活。写历史小说,难就难在这里,主人公们必须是古代的人,但又要让今人能够理解。读者读过之后,要对他们的一言一行、一颦一笑能够会心。本书作者在司马迁给出的史料基础上,大大发挥了他独到的文学想象力,使得刘邦、项羽及一大批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活了起来。可以说,《汉家天下》的写作,是“有温度”的历史写作,古籍上的人物,到了这部书

里,有了血肉,有了声音,有了清晰可感的动态形象。以刘邦为例,他的那种痞、那种韧性、那种包容的胸怀,都是通过各种生动的细节表现出来的。通过一个个的具体细节,一个活脱脱的平民皇帝便跃然纸上。

我一向认为,写历史小说切忌表面的热闹,历史叙事应该有一个鲜明而强大的内核,也就是如何提炼主题。我感觉清秋子在这方面是颇为用心的。西哲有言曰:“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此话有一定道理。历史是有传承的,传统的文化几千年来绵延不绝,至今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还很大。清秋子在本书中所强调的“民本”意识,读来触动人心,令人浮想联翩。我想,这就是历史小说不可或缺的魂魄。

本书令我感喟的,还有作者在叙事结构上不凡的功力。楚汉之争期间,战争频仍,许多战役的线索本来就错综复杂,如何将这些事件逐个讲清楚,又不能让事件淹没了人物,作者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好。对于多场战争的描绘,详略得当,各有侧重,毫无重复之感;并且经过精心的结构布局,使人物性格在战争场面中逐步延伸展开,直至揭开人物的内心世界。

再有,即是本书在虚实方面的处理也很妥帖。可以说,从总体框架看,《汉家天下》是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作的,即使是想象发挥,也都是有所本的,是一种文学性的“复原”,完全可以把它当作史实来读。但是其中有几个虚拟人物的随机出场,又似神来之笔,恰到好处地烘托了真实的历史人物,于厚重之中又添了几分飘逸。

读这部书稿,我数度有放不下的感觉。作者延续了我国古代章回小说的传统写法,融会贯通,加以发扬。其场面的逼真,情节的跌宕,叙说的流畅,都可作为一流文字来欣赏。在当代,能读到如此古朴而又灵动的文字,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。

在当今,关于历史的书写可谓浩如烟海,在众多的作品中,《汉家天下》是一部极有个性的作品,那么当然会在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史上留下印记。

数年之前,我曾如此评价过清秋子的写作:“在他的书里,历史是经,文学是纬,从而使一般读者认为十分枯燥的历史,有了血肉,有了温度,能够走进人心里。”在今天,我仍是这种感觉。

据称,《汉家天下》是一部长篇系列历史小说,后面可能还有更精彩的描写。我愿等待作者一部部地写出来,好好把它通读一遍,以享受这种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之美。



目 录



序	汉家雄风今犹在/二月河	1	六	白衣智士胜卿相	150
一	春歌一曲成绝唱	1	七	刘氏枝叶遭风霜	168
二	刘肥自辱免祸殃	33	八	皇孙拔剑击浊浪	183
三	太后无计救审郎	59	九	齐鲁忽闻军声壮	197
四	十龄皇后登庙堂	87	十	未央宫阙悲残阳	229
五	诸吕欢踊封侯王	117			

一 春歌一曲成绝唱

刘邦驾崩这日,正是高帝十二年(公元前195年)四月,风日晴和,天已渐热。长安城内,官民心虽悬悬,却未曾察觉有何异常。那长乐宫中,有近臣周緤、徐厉披甲持剑,把守在前殿门。甲辰这一日,忽见涓人籍孺悲泣奔出,徐厉便知大事不好,弃剑于地,放声大哭。吕后在殿内听闻哀声,顿时心生怒意,抢步出了殿门来,厉声喝住。

见周、徐二人值守殿门多日,形容憔悴,吕后这才容色稍缓,训诫道:“二位将军,今上之安危,老身比你二位忧心更甚。堂堂伟丈夫,理当多担待,何必做哀哀小儿女状?你等都是老臣了,跟从陛下日久,如何事到临头就慌了手脚?陛下自有天佑,匈奴单于尚奈何不得他,区区箭伤,如何就能掀翻了他?”

两人闻听此言,面露狐疑。徐厉拾起掉在地上的剑,插入剑鞘,拱手一揖,回道:“陛下圣躬有恙,臣一月以来寝食难安,唯恐有失。今闻皇后之言……陛下之恙,似无大碍?”

吕后便叱道:“徐厉,莫非你也通医术?如若不通,今上的病况,你便无须多嘴,只守牢了这宫禁,便是大功。自今日起,长乐宫内外戒严,非持我所颁符节者,不得出入。所有宫门落锁,唯留北阙进出。你二人,将卧榻也移至北阙下,昼夜轮替,一刻也不要合了眼。有私自出入者,先斩了再说!”

周緤、徐厉互望一眼，心怀惴惴，勉强领了命，正要转身退下，吕后又唤住二人，从袖中取出一个错金符节来，吩咐道：“速去宣辟阳侯来。”

周緤接过符节，略一迟疑：“唯辟阳侯一人吗？”

吕后面露威严，高声道：“正是！你二位记住，唯此一人，可任由出入宫禁。今日起，便无须老身另行宣召了。”

二人闻命，面色都一沉，虽有满心的怨愤，也只得唯唯而退，自去布置了。

吕后见二人走下阶陛，方转身回殿，集齐了前殿的涓人，疾言厉色道：“今上虽已宾天，然天下事并非乱了章法，自有哀家一人担待，无须惊惶。自今日起，前殿诸人不得出殿，有事在殿门交代谒者，饭食由御厨送入。殿内之变，若有一人泄露，诸人都连坐，尽数笞死，并夷三族，谁个也逃不了！莫怪我今日话没说到。”

众涓人听了，心知吕后欲瞒住皇帝死讯，不拟发丧，便都面色惨白。犹豫片刻，终不敢言声，只能伏地应诺。仅有亲信宦者宣弃奴，壮起胆子道：“启禀皇后，时交孟夏，天气已渐热了……”

吕后浑身一颤，怒视宣弃奴一眼，喝道：“还禀报甚么！速令少府多送冰来，堆在榻上。”

掌灯时分，审食其奉吕后宣召，仓皇来至宫内。在寝宫门口，见吕后一脸肃杀，心知情形不妙，正要开口问，却见吕后目光凌厉，高声道：“如何来得这般迟？快随我来，去偏殿商议。”

至偏殿，两人屏退左右，隔案坐下。吕后便扯住审食其衣袖，急道：“审郎，今夜起，这天下，便由你我二人共担了！”

审食其不由大惊失色：“甚么？今上他……”

“不错。那失心翁，终是走了。白日里，我已吩咐好，阻断了宫内外交通，圣驾宾天之事，一时尚不至外泄。这汉家天下，该如何摆布，今夜里，你我就要有个章法出来。”

审食其闻言，登时汗出如雨，结结巴巴道：“万事如麻，教臣如何说起？不知皇后有何打算？”

吕后甩开审食其衣袖，叱道：“我已不是皇后，今日起便是女主了！生死安危，与你也大有干系。你只须说，那老翁一走，天下以何事为大？”

“自然是太子继位，总要坐得稳方可。”

吕后眉毛一挑，诧异道：“太子乃刘氏嫡长子，如何便坐不稳？”

审食其摇头道：“只恐功臣诸将，没有几人能服……”

吕后不由面露怒意：“彼等皆封侯食禄，光耀门楣，连子孙万代都得福荫了，还有何不服？”

“不然。皇后请思之：沛县举事之时，诸将与先帝皆为秦编户民，名分无有高下；只怕是萧何、曹参之辈，身份还在先帝之上。然举事以来，这班故旧北面为臣，能不常怀怏怏？想那未封侯之际，在洛阳南宫外，即有旧部聚议欲谋反。今先帝升遐，诸臣改事少主，他们不谋反才怪！”

吕后不禁惊惧而起，倒抽一口凉气：“如此说来，哀家身旁，尽些些虎狼之辈了？”

审食其沉吟片刻，应道：“皇后明见。那秦二世在位时，陈胜吴广之流，尽都在野；而今刘盈继位，陈胜吴广辈，却早已在庙堂之上了。”

吕后浑身一震，双目灼灼，直盯住审食其道：“与你相识二十余年，终听你说了句有见识的话！你意是说……诸功臣故旧，若不趁这几日族诛，则天下便永不得安宁了？”

此时偏殿内外，沉寂如死，案上一盏膏油灯摇摇曳曳。审食其惶悚起身，浑身战栗，应道：“理是此理，然生杀之谋断，皆操于皇后。”

吕后睨视审食其一眼，嗤笑道：“你这人，就是胆小！哀家若有不测，你还活得了吗？如今倒要谢那失心翁了，将彭越、英布除掉了才走，不然若倚赖你去杀贼，只怕是比登天还难了！”

审食其脸色发白，仍不能回神，只试探道：“皇后如有决断，今夜当如何布置？”

吕后便拉了审食其一同坐下，缓缓道：“失心翁在世时，我常怪他心不狠，今日方知：他到底还是厉害！没有了他，诸事顿觉不易摆布。好在除了前殿涓人之外，

世上还无人知皇帝已升天,这几日,我挟他威名,内外还是镇得住的。今日这诛功臣之计,乃惊天大计,容不得有半分疏漏。失心翁病危之际,曾遣陈平、周勃往燕地樊哙军前;临驾崩,又急召陈平转回,与灌婴同率十万军驻荥阳,不知布的是甚么局?你我这几日,且谋划周全再说。”

审食其低头想想,道:“虽有那几人在外,然功臣大多在朝,总比彭越、英布之流好应付。可依照除韩信之计,诈称圣躬恢复,集诸将于殿前朝贺。届时,只须百十个禁军甲士,便可一并了结。在外统兵的那几人,只须遣使持节前往,矫诏密诛,就如探囊取物耳。事毕,再拟先帝遗诏,布告天下,举哀立嗣,其后之事便都顺了。”

“话虽如此,亦不可急。且以从容示外,免得惊动了诸将,坏了大事。”

“那么今夜……”

吕后晚视审食其一眼:“这几日,你不可再留宿宫中了!宫内外交通已断,我二人若都住在宫中,不知长安城内情势缓急,岂不是双双成了盲聋?”

审食其连忙一揖:“臣知道了。臣这便回去,与家人好好商议。”

“诸吕那里,也须由你分头去知会。切记,谋而后动。事成与否,不在这一两日内,只不要泄露风声才好。唉!上苍逼我,竟要做出这等鬼祟事。当年被囚楚营,常听刘太公唠叨,唯恐刘邦身边有赵高,败坏大事。今日想来,若大事逼到头上,人也只能做赵高了!”

审食其不禁瞠目:“这……这是哪里话!以皇后之尊,扶正祛邪,万不可以赵高自比。”

吕后冷冷一笑:“只须做成了事,便不是赵高!”

审食其不由一凛,凝视吕后良久,纳罕道:“臣已追随皇后多年,自以为知皇后者,莫如臣,然……帝未崩时,却为何不见皇后胸中有如此大格局?”

“不见?你以为我乃小家妇吗?”

“这……”

吕后便又笑:“审郎,你看得倒准。不错,哀家就是小家妇!只知姑嫂勃谿,婆媳斗法。然哀家出身,岂是刘氏卖饼之家可比,又怎能是个小家妇?”

审食其慌忙道：“先帝他……毕竟有特异之才。”

“哼，不通文墨之家，所生之子，其俗在骨。少时或还天真，老来做事便无一不俗。那失心翁不顾道统，宠姬妾而欲废太子，哪有甚么特异之才？”

“先帝治天下，到底还是有胸襟。”

“他那胸襟，苟苟且且，连山贼英布都不服他。”

“垂拱而治，天下除先帝而外，却也再无第二人了。”

“垂甚么拱？你只蒙了眼说话。他在位，今日这里反，明日那里反，终究还不是被英布射死？看老娘我今后治天下，才要端坐垂拱，令四方无刀兵之险，必不似他那般狼狈。”

审食其又是一惊，不由起身，失声道：“皇后，你……你往日为何深藏不露？”

吕后便仰头大笑：“审郎，你看我自归汉营以来，是否愈发粗蠢了？”

审食其嗫嚅道：“确是见你器局日渐小了……”

吕后便逼视审食其，低声道：“你终究还是不聪明。器局不小，哀家还能活到今日吗？”

审食其立时倒吸一口凉气：“原来如此！皇后处世，原是如此不易！”

吕后忽就闭口默然，半晌才道：“还说那些做甚？我那老父，也算是县中名门了，可怜我这名门闺秀，却受了那田舍翁半辈子的气，连妖姬都敢来撒泼。算了，不提了！今日事，才是生死攸关。你且回吧。诸将心机，都似山贼一般，不知有几百个洞眼，万勿看轻了。白日里，要多多打探，明晚再来。”

审食其抹了抹额上汗，唯唯而退，急忙出了宫门。

听那谯楼上传来更鼓，此时已近夜半。审食其心中忐忑，不欲回家，便吩咐御者，驱车直奔建成侯吕释之的府邸。

且说吕氏这一门，乃单父（今山东单县）吕公之后，有两男两女。吕后排行第三，上有二兄，长兄吕泽，昔年驻军下邑，曾接应过刘邦败军，后封为周吕侯，惜命祚不长，已于高帝八年战死了，所生两子吕台、吕产，皆为侯。

吕后次兄吕释之尚健在，封为建成侯，此人生性勇武，可以倚赖。前不久，因废

立太子事，吕释之曾出面为胞妹解难，逼迫张良献计，请了“商山四皓”出来，护佑刘盈坐稳了太子位。如今皇帝崩逝，变故迫在眉睫，诛功臣之密议，当然要首先告知吕释之。

此时，吕释之早已睡下，在梦中被家仆唤醒，闻说是审食其登门，便知宫中有大事，连忙披衣起身，迎至中庭。见了审食其，心照不宣，拉了他步入密室，屏退了左右。

审食其四下看看，犹自不安。吕释之便笑笑，一掌拍在审食其肩头：“审公，你慌个甚么？我这里，鬼都不敢隔墙来听。吾阿姊有何吩咐，你只管说来。”

审食其这才安下心来，移膝向前，附于吕释之耳畔，将吕后诛杀功臣之计，轻声道出。

吕释之好似听到惊雷一般，霎时双目圆睁，拍掌道：“宫中近日无声无息，满长安都在猜疑，妹夫果然是宾天了。好啊，好啊！皇后有这般旨意，我诸吕当仁不让，率些家丁入宫去相助，自是不费事的。”

审食其便深深一拜：“在下以为，宫中之事，有百十名甲士便可办妥；然诸将即便杀光，仍有文臣在，恐须建成侯亲率家臣，前进去进占相国府、太尉府、御史台等处，以震慑朝野。此事倒也急不得，这几日，且召诸吕子弟商议好。宫中如今已不准出入，唯我一人可以通行；明日起，我每日必来贵府一趟，为两厢传递消息。”

“如此甚好。事成，审公功高盖世，权位当是不输于萧、曹了。”

审食其一笑，起身告辞道：“有皇后在内，将军在外，事焉有不成之理？只是万勿泄露风声，以免惊动了诸将，那倒是难以收拾了。”

吕释之笑道：“今上未崩时，我还可让他们一让；今上驾崩了，一群织席卖浆者流，我还怕他们甚么？”

送审食其出门，吕释之返身回来，便去叫起长子吕则、次子吕禄，进了密室，父子三人商议至天明。待平旦时分，又差人去唤了吕泽次子吕产来，一同谋划。

如此秘不发丧，挨过了三日。长安官民早便有疑惑，这几日又见宫城戒严，宫门紧闭，无半个人影出入，就越发惊疑。市上流言四起，都在揣测皇帝生死。有那

胆小的商家为祈福，在门前焚起香来，随即家家效仿，香烟四溢。远望闾巷内，竟如冬至祭日般，一派氤氲。

却不料，吕后千叮咛万嘱咐“事机务密，不得走风”，这深宫帷幄中的密谋，偏就泄露了出去。

原来，老将军酈商之子酈寄，与吕禄年纪相仿，平素两人走得近，斗鸡走狗，驰骋鹰扬，几乎无日无之。刘邦崩后第四日，酈寄又邀吕禄出城围猎，却见吕禄睡眼惺忪出来，不大有精神。酈寄心生疑惑，便打趣道：“吕兄，昨夜良宵，又收了美姬入帐吗？竟是这般气色。”

吕禄闻此问，精神便一振：“哪里！酈兄请上马，你我去郊外说话。”

两人带了家臣，驰往骊山脚下。驰至半途，见随从渐渐甩得远了，吕禄便面露诡异之色，望住酈寄道：“天下从前姓刘，自今日起，天下便要姓吕了。日后，我免不了要封王，也须为酈兄讨个王来做做。”

那酈寄本是机敏之人，听出弦外之音，立时勒住马，脱口道：“吕兄不可玩笑！你是说，君上他……”

吕禄也勒了马，前后瞄瞄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君上已宾天四日，宫中戒严，瞒过了四海万民。汉家天下，如今只由皇后一人做主了。”

“哦！这个……秘不发丧，皇后是何打算？”

“那刘盈小儿，懂得甚么？如何坐得稳皇位？皇后所谋，还不是要诛尽功臣，讨个眼前清静。”

酈寄闻言，顿时脸色发白：“功臣遍布朝中，如何能诛得尽？”

吕禄便一扬鞭，催酈寄疾行：“走走！你怎就吓得丧胆了？可知韩信是如何伏诛的，还不是如狐兔入笼一般？皇帝生死，并无人知，诈称今已病愈，命诸将入宫谒见，诸将岂能有疑？到时有百十个甲士动手，任他是顶破了天的列侯，也要乖乖交出头颅来。”

酈寄便不再言语，满面都是阴霾色。吕禄见了，不禁纳罕：“酈兄怎的了？诛功臣，与你有何干？”

酈寄便道：“吾父亦是功臣。”

吕禄一怔，随即仰头大笑，指点着酈寄，责怪道：“你这人，真是呆了！你我莫逆之交，我怎能听任皇后杀你父？且安度几日吧，转告令尊切勿进宫，在家中静候，自有消息。”

酈寄心中大骇，与吕禄敷衍了一回，草草射了几只鼠兔，便匆忙赶回府邸，滚下马来，疾奔入中庭，大呼道：“阿翁！阿翁！”

酈商闻声出来，厉声呵斥道：“如此高声，还有体统吗？”

酈寄连忙跪下，顾不得左右有人，急禀道：“阿翁，事急矣！适才闻吕禄相告，今上已驾崩四日，皇后秘不发丧，欲尽诛诸将，将这天下交付诸吕。”

酈商便一震：“当真？”

“乃吕禄亲口所言。”

酈商早也是疑心重重，闻此言，恍然大悟，不由大骂道：“皇后焉能狠辣如此？又是审食其那个鬼……你马匹还在门外吗？”

“在。”

“今日事，教左右随从禁言。有泄露者，笞死不饶！我且赴辟阳侯府邸说话。”酈商吩咐毕，便大步抢出门外，跃上马背，连连加鞭而去。

到得审食其府门，正是夕食过后，日将斜时。阍人识得酈商，连忙迎上，酈商跳下马来，将缰绳甩给阍人，口称：“下臣酈商，前来拜见审公！”便大步迈入门内，于中庭背手而立。

阍人拴好马，急忙入内室通报，那审食其正与几个心腹商议，闻曲周侯来访，心里就一跳，连忙教众人散了，自己出中庭来迎。

连日来，为谋诛功臣，审氏阖府都在磨刀霍霍。此时见酈商突至，其面色如铁，审食其不由心就虚了，连忙赔笑道：“曲周侯屈尊前来，真是喜事临头。请，请！且入内室相谈。”

酈商只略略一揖，双脚并不挪动，道：“免了免了！我来，哪里有喜事？只恐是有祸事临头。你我皆君子，不必去密室说话，就在这天日底下好了。”

见酈商来者不善,审食其只得强作镇静,吩咐仆人,将案几搬至庭树下,端上瓜果盘,两人便隔案坐下。

甫落座,审食其便连连拜道:“将军近年随君上,连破臧荼、陈豨、英布三贼,功高惊世,封邑五千一百户,当世有几人能及?在下每与人论及,诸人无不折服。”

酈商也未客套,只仰天望望,叹口气道:“老矣!明日,恐要随君上赴黄泉了。”

审食其闻言大惊,竟冒出一头汗来:“将军,此事可玩笑不得!”

“哼!玩笑不玩笑,旁人不知,辟阳侯你也不知吗?”

审食其听出不是言语,连忙屏退左右,恭恭敬敬拜道:“愿闻将军赐教。”

“吾今日闻传言,君上已驾崩!居然四日不发丧,却是何故?又闻皇后与足下密议,欲尽诛诸将,讨个眼前干净。此固是好计,然此计若成,天下恐就再无宁日了。”

审食其脸色一白,心头乱跳,几欲瘫倒在茵席上,暗暗骂诸吕口风太松。

酈商见审食其失色,这才略略一笑:“足下多谋,朝野尽知。老臣这里有些道理,要说与足下听。今有灌婴,接任太尉职,将兵十万,守于荥阳,由陈平辅之;又有樊哙、周勃讨伐卢绾,统二十万兵游于燕代。汉家雄兵,尽在彼处,即便要与项王对阵,也是足够了。这几人在外,若闻皇帝已崩,诸将尽诛,能坐以待毙吗?彼等必连兵回乡,直捣关中。届时,文臣叛于内,悍将反于外,足下之亡,跷足可待也。审公,你究竟是何居心?回看秦末,二世而亡,不就是你这等人弄出来的吗?”

审食其惶悚不敢抬眼,知此事抵死不能认账,便低首嗫嚅道:“将军所言,当是至理;然将军所闻,或为谣诼。在下……在下实不曾闻有此等事,或是诸将心焦,才疑皇后刻薄。在下以为,事必不至此,稍后我即入宫,向皇后谏言。”

酈商望住审食其,笑道:“是谣诼最好!只怕是箭在弦上,也由不得你了。皇后若事败,足下岂可独活?想来,足下必不会做蠢事;不如趁天色未暮,火速入宫,劝一劝皇后。”

审食其脱口道:“在下愿从命。”

酈商便起身,似不经意间,看了看席上案几,赞道:“好案,好个老榆木!”

审食其笑道：“将军好眼光。此乃秦宫之旧物，流落民间，在下以重金购得，今愿奉送将军。”

却不料，酈商猛地抬起脚，朝木案一只腿狠狠踹去！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案足折断，案板倾覆，瓜果散落了一地。

审食其大惊，大张口不能合拢。

酈商便回首道：“足下看到了？若断了案足，这案，还叫个甚么案？”说完，便冷笑一声，拂袖而去。

审食其这才领悟，连忙起身，追上酈商，送至府门外，拱手谢道：“将军救我于险境，实乃天助我审某！”

酈商摆摆手道：“虚言大可不必了。吾与诸吕，亦是情同手足。今日与你所言，天知地知而已，也请足下放心。”说罢便上了马，扬鞭而去。

那审食其已全无主张，急唤家臣备好车驾，片刻未停，便驰往长乐宫去了。

待酈商返家时，恰好日暮，见酈寄率家臣聚于府门，持剑而立，便觉奇怪，忙问道：“孩儿，这般张皇，有何变故吗？”

酈寄便迎上前道：“阿翁若再有片时不归，我便要往辟阳侯邸，向他索人了。”

酈商叱道：“莽撞！他敢把我怎样？”

“那辟阳侯，连皇帝都敢欺，又有何事做不出来？”

酈商笑笑，拉了酈寄进门，低声嘱咐道：“都散了吧。若是陈平、周勃谋诛功臣，你我逃也逃不掉。今是妇人帷幄中密谋，事泄，便不敢再下手了。你只管好好去睡觉。”

酈寄颌首会意，恨恨道：“诸吕心狠，再不可与之为友了！”

酈商却道：“吾与诸吕，素无仇隙。看今日情势，更是不可得罪，你且装作无事，照常交往便是。”

且说那酈，审食其连夜奔入长乐宫，见了吕后，将酈商造访之事详尽道出。

吕后怫然大怒道：“那酈商怎得闻之？定是吕禄辈得意忘形，随口泄露。如此豚犬，其命也薄！这天下，如何还敢托付于他们竖子辈！”

审食其连忙劝道：“皇后息怒，也不必责备子侄了。事既泄，便不能防人之口，想那诸将闻风，必也有所防备，或早已勾连了陈平、周勃也未可知。酈商所言，确也不谬，如今再假称陛下康复，诿功臣进宫来，哪个还敢来？矫诏一出，必生激变，不如就此作罢。待来日，慢慢栽培诸吕子侄，封王封侯，占据要津，又何愁功臣不服？”

吕后向后一仰，背靠木几上，颓然道：“近路不走，偏要走远路，枉费了我一场心思，如今也只得忍下，再与功臣慢慢较量。你今夜，也无须合眼了，去召叔孙通来，共拟出先帝遗诏吧。”

至次日，宫中果然有遗诏发出，为先帝发丧，大赦天下，并召百官众臣入宫哭灵。百官闻之，虽早在预料之中，却也不无震恐。

丁未日，正是吉日，入殓之后，楠木梓宫便移置于前殿正中。太子太傅叔孙通，率百余名弟子，素服免冠，为先帝守灵。百官依序上殿，伏地致哀，一时素服如雪，哀声震天。

百余名功臣全不知这几日蹊跷，都争相进殿，伏地恸哭。唯有酈商托病不入，只在家中焚香，流泪遥祭。

如此哭祭了二十余日，至五月丙寅日，大行奉安，在长安城北下葬，号为“长陵”^①。

长陵所在，离长安三十五里，在渭水之北，背山面水，端的是一块宝地。当年萧何修建长乐宫时，此陵地便已择好，与宫室同时起造，费时五年方告完工。此陵东西长一百二十步，高十三丈，状如覆斗，夯土而成。其规制宏大，好似城邑一座，其顶摩天，望之俨然。历两千年风雨剥蚀，至今犹存，堪与骊山始皇陵相媲美。

经萧何筹划，在陵北还建有城邑一座，是为陵邑。数年间徙来齐楚大姓、功臣贵戚，计有数万人。此时进了陵邑，满眼都是朱檐彩栋、深宅广院，路上车马相接、人烟稠密，已俨然一处大邑矣。

陵园之东，日后便成了功臣勋戚的陪葬地。后世有人曾作《长陵诗》曰：“长陵

^① 位于今咸阳市秦都区窑店乡三义村附近。

高阙此安刘，附葬累累尽列侯。”想来，刘邦长眠于此，终日可与臣属相对，倒也不至于寂寞了。

出殡这天，骄阳似火，长安城内却如阴霾压顶。闾巷歇市，酒肆关门，百姓争相伏于道旁送灵。卤簿过处，一片哀声，老幼妇孺亦涕泗不止。此时长安尚未修起城垣，四周仅以壁垒设防。出殡队列自北阙出，穿过市廛街衢，从木栅门出城，却见栅旁有数十名监门卒，伏地哀哭，如丧考妣。

原来，刘邦起自乡野，深知民间疾苦，做了皇帝，也并未气焰熏天，总不忘恤孤怜寡。每逢过城门时，见戍卒辛苦，都要招呼一声。戍卒皆知皇帝亲切，无不心怀感念，当此际，自是悲从中来，大哭不止。

这日，众人在炎阳下缓缓而行，绵延竟有十里之长。前导引幡为六十四人，所执铭旌、绢马、雪柳等物，繁密如同一片雪海。继之为千人卤簿，浩浩荡荡，一如刘邦生前。

卤簿过后，才是“大杠”，三百八十名壮士皆左袒，轮流抬着梓宫前行。梓宫之后，紧随大队文武百官、皇亲国戚，人数不知凡几，各队之间，都杂有吹鼓倡优，一路奏乐，不绝于耳。

队伍行走了一整日，至暮，在渭水畔歇宿。次日晨，人马渡过渭水，抵达陵寝，依礼入葬，由太子刘盈主祭。诸臣闻少年储君读悼文，读到“吾恐不足以胜天下之重”，忽觉凄凉，便一齐大放悲声。那萧何原本就体虚，恸哭片刻，竟险些瘫倒，众人连忙上前，七手八脚将他扶下。

落葬毕，群臣拥刘盈返城。越两日，又赴太上皇庙，告祭祖先，并为刘邦拟议庙号。叔孙通代群臣上奏道：“帝起自细微之民，拨乱反正，平定天下，为汉太祖，功最高。应上尊号‘高皇帝’。如此，上合三王之礼，下抚万民之情。”

刘盈此时年方十七，尚未弱冠，然与叔孙通日夕相处，也深明老师这一套奥妙所在，当下便应允：“诸臣既已议妥，事不宜迟，可急上尊号，以示中外，尽早安抚人心。”

刘邦谥号，便由此议定，以太子诏令颁布天下。汉初的高帝纪年，便是缘于此。